

第三十一回 高玉英嘉偶受蟾

〔先聲字字雙〕調

詞曰：

雙魚比日委波流，波流。順逆東西各自游，自游。豈有絲綸必上鉤，上鉤。脫淵得活已消愁，消愁。

家丁將佩香小姐、洪昆相公投於溜水河中。洪昆逆流而上，佩香順流而下，真似洞庭水，風分來去帆。佩香淌了半里路，上游頭來了一只大官船，桅竿上扯了一面大藍綢旗，紅字寫：“原任戶部尚書”。這位大人姓劉名體乾，在任時，宮內供養多費用，取太倉銀布、珍珠、黃綠玉諸物。體乾抗蔬諫爭，忤了嘉靖皇帝，旨意勒令休致。僱船歸裏。這一日有卯未辰初時候，同夫人戴氏坐在船中說：“下官與夫人年皆五旬以外，未生子女。而今歸家，雖有族中子侄，何能如親生兒子？”兩人談到苦處，不覺淚下。

忽有隨班進艙稟：“大人，船旁有一女子浮在水面，尚未淹斃。”劉大人說：“速救起來。”答：“是。”少一會，兩水手將佩香抬進艙，夫人吩咐：“解開捆繩，將我衣服替他換了。”丫環服侍換了濕衣，拜謝劉大人。問：“你是誰家女子，為何被捆，說與我兩人知道。”佩香說：“奴家姓蔣，父親是原任吏部左侍郎蔣暹。”劉大人說：“令尊翁是我進士同年。”佩香又說：“父母辭世，依栖兄嫂。兄嫂平日性情殘毒，昨夜硬將奴家捆綁起來投於河內。若有別情，斷無衣服齊全之理。”夫人說：“此言有理。這樣說來，是一位小姐了。”劉大人說：“蔣小姐年侄女，我老夫婦未曾生育，欲收你做義女不知你可肯麼？”佩香說：“年伯、年伯母二位大人不棄，情願膝下瞻依。父親、母親請上，受女孩兒百拜。”劉大人與夫人說：“我兒，罷了。”又問道：“兒年未及笄，曾受過聘麼？”佩香低頭未答，因暗想道：“若是說明樓會洪郎，殊非閨中雅事，只好隱瞞過去罷。”劉大人見佩香不答，向夫人說：“女孩兒害羞，想是未曾受過聘呢。”佩香在船上把玉蟾蜍暗藏在身邊。劉大人夫婦不知道此物，到後來拒媒之時，方纔說出受過洪郎之聘。此時丫環服侍夫人、小姐坐在房艙，劉大人吩咐開船不提。

再說洪昆在水中反向上流頭淌，也淌了半里之路，正泊在高家門首。先是，一月之前通元子算明洪昆將遭水厄，駕了雲頭來到高家門首。擺下蒲團化緣。高奶奶出來說：“煉師化甚麼？”通元子看見高奶奶說：“貧道不化甚麼，只有詩識一首奉贈。”

詩曰：

豈必浮槎日月邊，姮娥凌水笑嫣然。

一釣釣得金鰲起，應受蟾蜍八洞天。

通元子將詩遞與高奶奶，起身而去。高奶奶不解詩中之意拿與玉英瞧。玉英念畢，說：“前三句意可解，只是後一句‘應受蟾蜍八洞天’意不得明白。留為後驗罷。”到了這一日早起，玉英隨母親到河邊浣紗，見逆流水淌一少年人來。母女將他救起，解去捆繩，請到家中換了衣服。洪昆把庚帖晒在天井凳上。高奶奶看見，粗識得幾字，見是男女庚帖，同年同月同日同時，就呼玉英說：“好奇事，怎麼這庚帖上男女皆與你的生辰相同？”玉英說：“母親，你先問他來由。”高奶奶問道：“相公姓甚名誰，家住何方，怎樣人家，細細說與我聽。”洪昆說：“小生姓洪名昆，寄籍浙江，三歲時曾有一道士贈我十二個玉蟾蜍，他說我的姻緣都在這些玉蟾蜍上。”高奶奶向玉英說：“詩中‘蟾蜍’二字莫不是應在此人身上麼？”玉英說：“‘八洞天’始終不明白。”洪昆又把六美奇遇說出：“惟此次與蔣佩香小姐聯姻，小生實屬誤入桃源，丫環玉蘭代寫此庚帖。”高奶奶說：“可是原任吏部左侍郎蔣大人的小姐麼？”答：“正是。”高奶奶說：“佩香小姐也與相公聯姻了？”洪昆答：“是。不料他兄嫂無情，闖上樓來，將我們兩人捆起，投于大河。小生幸蒙奶奶救起，但不知佩香小姐何如。”高奶奶說：“既是天定姻緣，自然有救。連蔣小姐共成七美之義。”向玉英說：“詩中‘八洞天’三字顯然在孩兒身上。”高奶奶取出詩識遞與洪昆看，說：“相公姻緣皆是天定，看這詩識小女想必亦在其列。老婦願以小女敬奉箕帚，未知相公可允否？”洪昆說：“既蒙不棄，敢不謹遵。”因取出第八個玉蟾蜍遞與玉英手中。高奶奶到廚中辦早膳去了，玉英陪洪昆談今論古，口若懸河。那端莊靜逸的性情，頗有大家風度。洪昆作詩一首贈之。

詩曰：

詠絮題紈擅妙才，居然鐘郝大家來。

仙風更覺飄飄舉，應是吹簫弄玉臺。

玉英說：“洪郎，尊作俊逸清新，直追庾鮑。奴家也有拙作奉和，謹步原韻。”

詩曰：

潘岳豐姿司馬才，藍橋不是尾生來。

洞天第八春風好，次第依依玉鏡臺。

洪昆說：“小娘子尊作，詩有仙心，不減李青蓮之句。”彼此唱和已畢，遂將二詩用花箋抄成。適高奶奶辦了早膳來，說：“請賢婿用飯。”高奶奶、玉英奉陪。正吃飯時，有許多惡少闖進門來，說：“高奶奶，你家存留面生可疑之人。玉英與這個少年人坐在一桌吃飯，必有別情。我們扭他去稟官。不然就寫幾百兩銀子筆據纔能甘心。”高奶奶被這班惡少鬧得沒法，洪昆說：“我是浮水而來，那裏有銀子？”那些惡少說：“既沒有銀子，扯他去見官。”

正鬧之間，驚動隔壁鄰居申老爺。這申老爺是翰林學士。丁艱在家。聽得高鄰吵鬧，走來問：“甚麼事？”高奶奶說：“申老爺，我家小婿洪昆在此吃飯，他們就訛詐。”申老爺勸這些惡少說：“列位不要鬧，他自家女婿有何官稟，可以散罷。”眾看見申老爺來，有些懼怕，也就不鬧了，說道：“申老爺吩咐，我們散罷。”申老爺看見洪昆天骨開張，豐神俊秀，又見桌上詩稿，知是洪昆與玉英唱和之作，說：“洪先生有此奇才，必是非常之人。請到舍下少坐片刻何如？”洪昆說：“晚生正要拜府。”二人同行，來到申府。見禮已畢，申老爺喚出公子申鴻漸相會洪昆。這申鴻漸是個聰明伶俐後生，纔十六歲，見過洪昆，甚是歡喜。申老爺說：“小兒年幼，學問文章要望先生指示。”洪昆說：“不敢。小侄就與令郎約為兄弟，奉陪讀書何如？”申老爺說：“好極了。”洪昆不時到岳家走走，平時都住在申府不提。

